

Review Book

文汇读书周报文丛

都是媒体惹的祸

文匯出版社



文汇读书周报文丛

主编 / 吴谷平

都是媒体惹的祸

文汇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是媒体惹的祸 / 吴谷平主编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4. 8
ISBN 7-80676-603-0

I. 都... II. 吴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8478 号

都是媒体惹的祸

主 编 吴谷平
编 者 文汇读书周报编辑部

责任编辑 申 月
封面装帧 王建纲

出版发行 文匯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
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640×940 1/16
字 数 265 千
印 张 18
印 数 1—5 100

ISBN 7-80676-603-0/G·337
定价: 25.00 元

愿做职业读书人(代序)

吴谷平

001

《文汇报书周报》一千期了。

一千期，十九年又五十三天，不长也不短的岁月。

纸已经发黄，铅字油墨的字迹开始模糊，套红的标题正在变淡。虽然《试刊号》上的“致读者”带有浓重的时代痕迹：“她乘着‘大鼓劲、大团结、大繁荣’的东风来到你们中间，将为丰富您的生活作一点贡献”，但它也自豪地宣示，这是“第一份由新闻单位编辑出版的读书综合性报纸，面向全国发行”，“它是专为广大读书爱好者、尤其是青年同志出版的”，报纸每逢周六出版，四开四版，每期零售四分，全年订价二元一角六分。

一千期，十九年又五十三天，编辑记者换了几茬。负责创办并在创刊号上最先报道一万套洁本《金瓶梅》即将出版发行的记者谷泥——邝国义先生已另有高就；每周“书市漫步”的阿昌——褚珏泉先生已届退休，当时还是实习记者的徐坚忠对文汇报书周报情有独钟，转了一圈又回来主持编务。当年的帅哥靓妹朱伟、陆灏、郑逸文，如今已步入中年，各有所成。今天，又一批帅哥靓妹在这块读书人园

地里默默耕耘……

一千期，十九年又五十三天，报纸的面孔也变了几变，如今十六个版，除了文史哲，还有经济、教育、科技、成长、阅读西方、图与文、新书坊……有人说不如从前，有人说丰富多彩，至少是更多地履行了创刊时的宗旨：“专为广大读书爱好者、尤其是青年同志”。

1992年1月4日创办的“书人茶话”专栏是读书人“自己的园地”。翻阅一本本合订本，有多少读书人在此“以文会友”：王元化、赬西、魏明伦、吴小如、冯世则、金克木、谷苇、谢泳、舒芜、赵自、严秀、朱健、李辉、魏荒弩、钟叔河、宗璞、弘征、周振鹤、周劭、王学泰、金性尧、王稼句、黄裳、陈四益、施蛰存、冯亦代、李文俊、李庆西、范用、王梦奎、龚德明、止庵、魏绍昌、张中行、牧惠、刘厚生、陈平原、舒展、唐振常、钱定平、钱谷融、董桥、资中筠、章培恒、流沙河、朱正……正是群贤毕至、名人荟萃。

不经意间，翻到1996年1月6日的报纸，上面刊登着景文先生的“茶话”《作家罗斯的苦恼》。旧文重读，如品越陈越醇的普洱：

“偶尔看见一份1992年11月3日的法国《世界报》，上面刊登了一则记者约斯亚娜·萨维尼欧对美国作家菲利普·罗斯的采访记，罗斯抱怨说：‘很难找到一个人，能就一本书认认真真地谈上一个钟头。我不知道全世界是不是都这样，反正我可以证实在美国、甚至在纽约是这样。’”

景文先生说，我“可以直接地证实在中国、甚至在北京是这样。认认真真地谈一本书，已属不易，还要谈上一个钟头！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人？问‘《红与黑》读过吗’，答曰‘读过’，这已经不错；问‘《尤利西斯》读过吗’，答曰‘翻了翻’，就属难能了；要说‘谈谈吧’，则顿时语塞。”

“罗斯所说的‘一个人’不是随便什么人，而是他的同行，像他一样的小说家。1985年秋，我在巴黎拜访过极受尊崇的作家于连·格拉克，他就慨叹道：‘如今作家见了面，从不谈书，而是问，昨天晚上的

某某电视节目看了吗？现在连写书的人都不读书了。”

“现在识字的人多了，然而读书的快乐仍是少数人的专利，可悲的是为别人提供快乐源泉的人也开始拒绝享受这种快乐了。”

“在中国，几年前就有人议论文学评论界存在着不读而评的现象，近日又听说某评论家在某地宣布退出评论界，因为读一本厚厚的书写一篇短短的评太不上算。”“这倒让我想起了法国《世界报》的一位书评家，他如今已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了。我曾经问他：‘您每周写一篇书评，都全文读过吗？’他回答：‘当然读过，而且不是一本，因为我要从读过的几本书中选择一本来评。’我又问：‘那您不会感到厌倦吗？’他笑了：‘不，我喜欢读书，有人出钱让我读书，何乐而不为？’善哉斯言！做书评家固然是一种职业，可书评家把读书当饭碗就要算账，算账则免不了计较盈亏，可悲也夫！”

八年过去，景文先生之所忧并未改变多少，把读书当作乐趣的也还只是少数。读书不只要耐得寂寞，还要甘于清贫。学历的读书，投资回报期长，非学历的读书更是高投入低产出。这些年，书价上涨的速度超过工资稿费上调的速度，加上“要从读过的几本书中选择一本来评”，常常是写稿所得不敷买书所出。一本十来万字的书，没有几个小时读不完；一篇千多字的文章，没有个把小时写不成，再有本事，文思如潮涌，下笔有神助，一天一篇书评，二百三百大洋一篇，扣除买书支出所得，大概也只是知识分子的平均收入了。到这个份上，也没乐趣可言了。

善哉斯言，“有人出钱让我读书，何乐而不为？”不只有书可读，作者、出版社一本本的书寄来，还有笔润可纳，数额远比媒体的稿酬要高，真是何乐而不为！只是这书评文章里难免带上些可悲也夫，只有鲜花没有荆棘，只有恭维没有批评，到头来耽误了更多的读书人。

“键”文至此，想起了流沙河先生在《书鱼知小》一书的代序所说，“书太多读不完，这是现代人的苦恼。应该有职业的读书人一大群，他们读了，写些心得，传给众人。”流沙河先生有点羡慕，“愿作职业读

书人”。《文汇报读书周报》就是“职业读书人”。做职业读书人并不易，要有定力，能够收得拢心、守得住“性”——品性。君不见中外有些著名的读书类刊物，守不住清贫，正酝酿“变脸”寻找致富之路。

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，只是寄望文汇报读书周到二千期、三千期、五千期乃至更长的时间，依然是“读书爱好者、尤其是青年同志”的园地。

目 录

关于“孙行者”的对联

子 健	陈寅恪的妙联	001
邓云乡	也说“孙行者”	003
唐振常	还是应听陈先生自己说	005
吴小如	释“行”	007
唐振常	说白话文对联	009
吴小如	再谈“孙行者”对“胡适之”的公案	013

《红与黑》与翻译问题

韩沪麟	《红与黑》大盛会及其他	015
韩沪麟	从编辑角度漫谈文学翻译	017
罗新璋	斯当达与维璃叶	022
许渊冲	从《红与黑》谈起	024
许 钧	关于《红与黑》汉译的通信(一)	028
许渊冲	关于《红与黑》汉译的通信(二)	033
方 平	翻译杂感	035
许 钧等	为了共同的事业	039

关于《周建人评传》

舒 芜	是疏误？还是讳言？	048
孙玉祥	周建人去商务	052

关于《钱梅兰芳》

黄 裳	关于《钱梅兰芳》	055
柯 灵	读了《关于〈钱梅兰芳〉》	059
黄 裳	一点闲文	064
柯 灵	一点感想	066

关于鲁迅与梅兰芳

袁良骏	再谈鲁迅与梅兰芳	071
杜 浙	鲁迅与梅兰芳和有关评论	075
鯤 西	《天女散花》及其他	078
张伟品	社会观与戏剧观	079
袁良骏	再谈几点意见	081
王渊清	鲁迅的文艺观与梅派艺术	083
周翼南	鲁迅、梅兰芳及其他	085

编辑如何修改文稿

张中行	动笔前想想如何?	087
唐振常	文责自负,如何?	091
弘 征	编辑也有难处	094
雷群明	相互尊重,共同努力,如何?	097
朱元一	学习之余的一点想法	099
任 薇等	读报有感(三则)	101
陈 朴	也谈编辑改稿	104
张 骅	区别对待,如何?	105
陈 诏	“咬文嚼字”之余	106

洁 泯	改稿宜于商量	108
黄宗江	如何? 如何?	110
吴小如	也谈编辑工作	112

冯友兰与进退出处问题

王克明	冯友兰有“紫禁城之梦”吗?	114
艾 春	读《信念的旅程》	122
周 晋	再谈冯友兰先生	129
章秋农	试说传统知识分子的进退出处	137
朱新华	“仕”的另一面	143

关于张紫葛的书

唐振常	君子可欺以其方,难罔以非其道	146
金 巍	关于吴宓日记	161
陈 辽 许盘清	假作真时真亦假	166
张紫葛	澄清事实严肃法纪	173

盐谷温与《红楼梦》

曹 震	胡适·盐谷温·《红楼梦》	180
胡文辉	也谈《红楼梦考证》与盐谷温	185
程巢父	与曹震论盐谷温及新红学书	188
曹 震	再谈《红楼梦考证》与盐谷温	193

关于方伯谦

姜 鸣 刘申宁	方伯谦是民族魂吗?	197
周伯军	一篇书评引来的一场官司	200

关于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

吴 江	关于《社会契约论》的通信	208
王元化	关于《社会契约论》的通信	211

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问题

鲲 西	林语堂：向外文化的使者	226
严 秀	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化问题致编者的信	229
绪 源	我所理解的“压制”与“异化”	232
高恒文	我眼中的那场“小小的风波”	235

关于《鲁迅与许广平》

周海婴	关于《魔崇》答倪墨炎先生	238
倪墨炎	关于《鲁迅与许广平》的几个问题	241
舒 廉	莫把鲁迅研究引向庸俗化	247

关于余秋雨

金文明	金文明谈“逗咬”余秋雨	251
余秋雨	余秋雨谈所谓“126处差错”	256
王泽清等	读者短笺	264
五 谷	都是媒体惹的祸	266
闲斋等	读者短笺	269
胡展奋	余秋雨著文硬伤榜(选)	272

关于“孙行者”的对联

陈寅恪的妙联 | 子健

001

国学大师陈寅恪擅长于做对联。某年清华国学研究院考试,陈先生出题中有一道正是人名对:孙行者。当时无人能对,陈先生的答案是“胡适之”,一时传为佳话。陈先生妙联的第一个特点是自然而工整,孙行者对胡适之,天造地设,又顺手拈来,不仅字面上“工”,意思也铢两悉称。又如“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,议论近于湘乡南皮之间”,乃陈先生对自己思想学术的简明概括,以工整之对语,写出精辟之义理。陈先生妙联的第二个特点是大雅若俗。如“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,托命于非马非驴之国”,上联用伯夷柳下惠典,加一个“不”字,已含反讽义;下联用大白话,自有一种粗服乱头之美。又如“不能家法科学玄学,语无伦次中文西文”,讽刺科玄论战,讽刺《马氏文通》,以陈先生十年游学欧美第一流学府的资历,却不屑做时流论争的裁判,真乃“戏语足以空世,淡语足以玩世”也。抗战期间躲日寇飞机轰炸而写的“见机而炸,入

土为安”；在岭南教书时而与官员戏言的“盖棺有日，出版无期”，都是冲口而出的奇对妙联。

对子做到通俗、精警，还不算是最高的本事。第一流的对子，出了上联之后，天下只有一个下联，这才真是一字千金了。清华研究院的学生有四位导师，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。有一天上课，陈先生对同学们说，“我送你们一副对子，上联是‘南海圣人再传弟子’，下联你们去想。”康有为的弟子是梁启超，梁启超的学生是清华同学们，这一点同学们都知道，但要对出同样气局高华的一联，却难了。陈先生的对句是“大清皇帝同学少年”，指当时正任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，真可谓是对联中的绝唱。

陈寅恪在《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》中说：“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”的试题方式，“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”。陈先生所举示的理由，有音韵、语法、语藏、以及思想之条理四因素。尤其最后一项，“凡上等之对子，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”，可以见思想见识之高妙，这也正是陈先生妙联的一大特色。（1991年10月19日）

也说“孙行者” | 邓云乡

003

有人写短文,又说到“孙行者”对联。按陈寅恪先生出题时,所拟标准答案,应为“孙行者”,对“祖冲之”。在结构上是流水对,即上下联意思联贯。在平仄上,是“平仄仄”,对“仄平平”。这是绝对,这里“孙行者”的“行”,应读去声杏音。行字,四种读音: xíng, 户庚切, 平声。一般作旧诗以《佩文韵府》作标准,入下平声八庚韵,如以《广韵》在十二庚。作动词用,行走、行路等等。xíng, 下更切, 去声。诗韵在二十四敬,《广韵》在四十三映。作名词用,行为,读此音。《论语》:“今居于人也,听其言而观其行。”此处“行”字,读时即读去声。“行者”的行,不是动词组合,而是指行脚乞食僧人,和“头陀”是等义词,因而是读作去声的,是仄声字。陈先生拟试题时,是按正确读音拟的。以“孙行者”三字出对子,并不自陈先生始,清末即有人出三音巧对上联云:“孙行者挑行李上太行山”。第一个“行”字,即读去声“杏”字音,第二个“行”,读平声“形”字音,第三个“行”字,读平声“杭”字音。因为“行”字,还可读作 hàng, 胡郎切, 诗韵下平声七阳,《广韵》在下平声十一唐。还可转为形容词,读作 hàng, 下浪切, 去声, 诗韵入去声二十三漾韵。《广韵》入四十二宕。音巷、刚进貌,如《论语·先进》“行行如也”,就读此音。

周祖谟先生考试时,对“胡适之”,是传诵一时的巧对,是按一般通俗读法,把“孙行者”读作“平平仄”对的,以“胡适之”三字“平仄平”对之。本对联在音节上“一三五不论,二四六分明”的原则,“胡”对“孙”,平声对平声,没有

关系。下二字“平仄”对“仄平”，就可以了。“孙行者”对“胡适之”，也是流水对。在意思上都不当人名讲，就是“孙子在走着”，下句对“到哪里去呢？”这里“胡”是文言疑问词，“适之”是去到那里，走到那里的意思。当年胡适之先生提倡白话文，有些反对白话文的老先生就说：“胡适为什么不改名字叫‘往那儿去’呢？”周先生当年以“胡适之”对“孙行者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因此当作笑话，这一巧对，流传很广。

吴小如兄在《团结报》上写文，怀疑祖冲之因“冲”字平声，不能对“孙行者”，又想出“王引之”来，那是没有注意到“孙行者”的“行”，正确读音应该是去声。陈先生当年拟此题时，自以正确读音为准，不会把“孙行者”的“行”，按照通俗读法，误读为平声。自然他在出题时，更未想到“胡适之”这一妙对了。

（1991年11月30日）

还是应听陈先生自己说 | 唐振常

005

日前曾见《新民晚报》有文谈陈寅恪先生出题对“孙行者”事，近日又见《文汇报》刊邓云乡先生一文再谈其事。摭引轶闻故事，发为新谈，嘉惠读者，本是好事。然若穿凿附会，尽管言之似乎成理，则尽失本意，未免与真实相违，反近乎眩惑矣。有关“孙行者”一对，陈先生自己有最好的说明，那就是《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》，尤其值得注意的，是此文收入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时，先生于1965年5月所加写之《附记》。一文一记，已将此案说得再清楚不过，今人重议旧事，如果不看先生本人的文章与附记，真近乎缘木求鱼了。

寅恪先生之文，主旨论述世界各大语系之异同，兼评世所谓语言之比较研究，而落笔于先生主持1933年清华大学国文试题所以出对对子之故。其文博大精深，言简意赅。是文一出，众口纷论先生为堂堂大学入学国文试题出“孙行者”一对之论息矣。先生文章具在，一经覆案，当可明白。时下诸文，论此旧事只着笔于“孙行者”之对应以何者为佳，而忽略了先生此文之真意所在，诚所谓未得其本。先生地下有知，当作一叹。前两年，我曾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席发言中，略引先生此文关于比较研究之先见卓识，以论当今之妄作比较研究者。主持会议的一位著名海外学者，会后问我此文出处，称先生之论为前人所未发。可见许多学者并未注意到先生此文。尔后我在《重读〈柳如是别传〉忆陈寅恪先生》（收入拙集《往事如烟怀逝者》）一文中，也谈了

先生这篇文章。

现在争论的问题在于，“孙行者”的最佳之对究应为何，寅恪先生意中最佳之对又应为何。这本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，只要一读先生的《附记》即可明白。惜论者不读《附记》（或许连先生原信也没有读。因为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原信后即附此记），发而为文，不免差池。

为此，最好是将先生《附记》中有关“孙行者”一对之句摘抄于此：

其对子之题为“孙行者”，因苏东坡诗有“前生恐是卢行者，后人过呼韩退之。”一联（见东坡集七《赠虔州术士谢（晋臣）君》七律）。“韩卢”为犬名（见《战国策》十《齐策》三“齐欲伐魏”条及《史记》七《范雎传》），“行”与“退”皆步履进退之动词，“者”与“之”俱为虚字。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。冯应榴《苏文忠诗注》四五未知“韩卢”为犬名，岂偶失检耶？抑更有言者，寅恪所以以“孙行者”为对子之题者，实欲应试者以“胡适之”对“孙行者”。盖猢猻乃猿猴，而“行者”与“适之”意义音韵皆可相对，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。

一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。先生意中之佳对为“胡适之”，何以“胡适之”为佳对，也谈得最清楚。邓云乡先生学有素养，从音韵上以为“祖冲之”是佳对，自有其说，但臆想“祖冲之”为寅恪先生意中佳对，则大谬矣。

至于当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中是否如近见文中所云，有人写了“胡适之”为对，我不甚清楚。昔年在寅恪先生门下时，未闻先生对此有所言及。但是，十年前曾有友人惠借早年受教于寅恪先生的天津某君之笔记，记先生谈此事经过，谓答卷均不甚合格，只有人答写了“祖冲之”稍可，而没有考卷答“胡适之”的。笔记中也写了先生以为最佳之对应为“胡适之”的理由。如笔记可信，则如先生所理想的答案为“胡适之”的，当时并没有。可惜我借阅时没有抄录下来，现在成了空口无凭了。（1991年12月14日）